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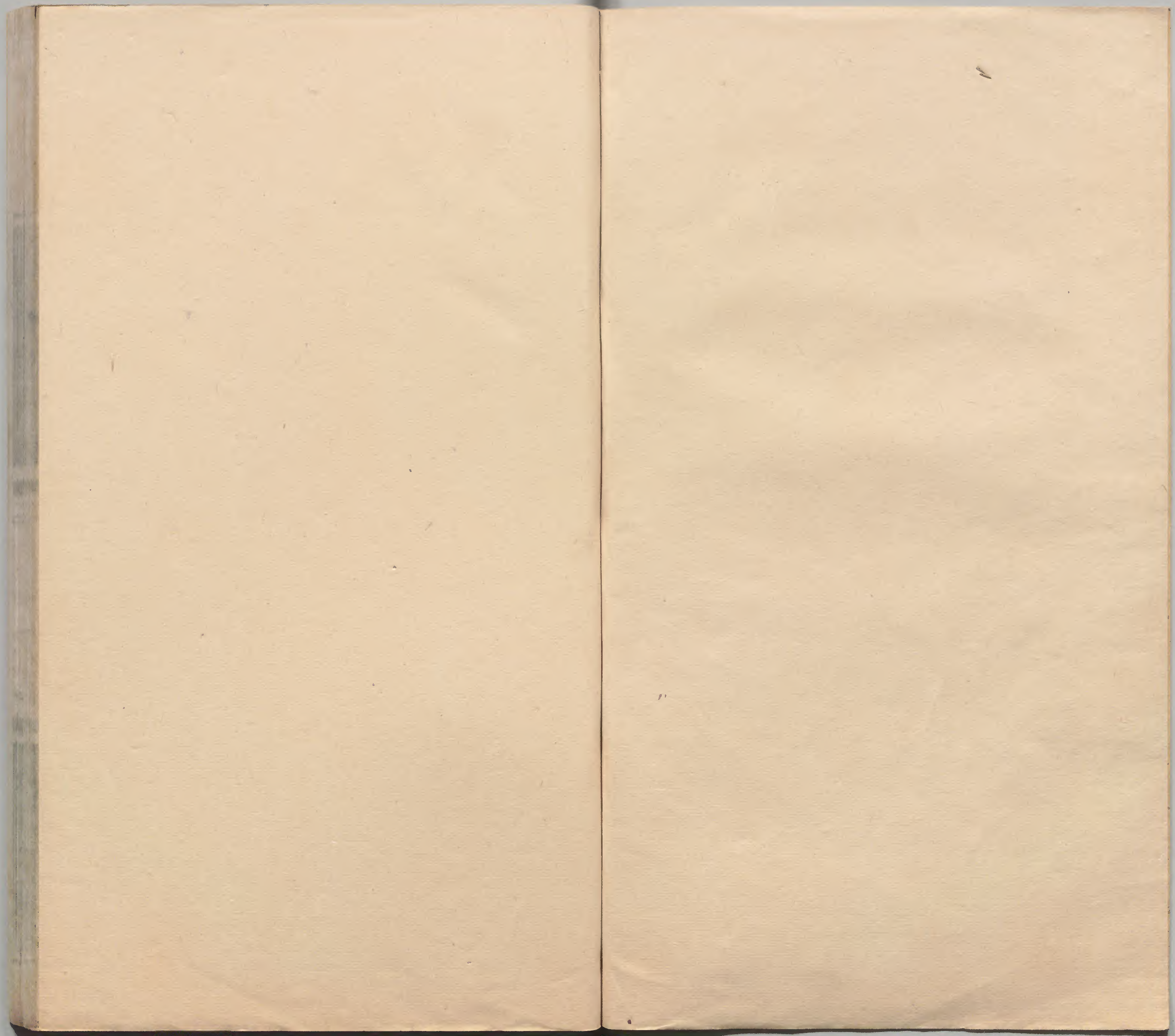
百八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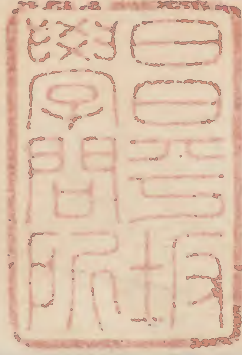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88)
函號	別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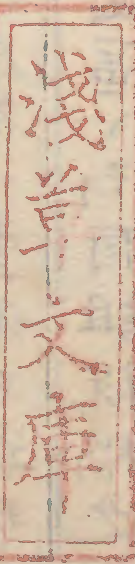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方術部十七

祝符術

祝



說文曰祝祭讚詞者

周札大祀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求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鬼神云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辨六号

九祭九拵與拜同



又曰小祝掌小祭祀祝喪掌大喪勸防之事句祝掌四時之田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萊之祝号

左傳曰晉范文子及自鄆陵便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燹卒

又曰宗皇國甫為大宰為平築臺妨于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  
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免者  
曰吾侪小人皆有闔廬以避溽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故子罕曰宋國區、而有詛祝禍之

本也

又襄二十七年曰楚子未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  
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使陳信于鬼神無愧辭  
又曰奔侯介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  
裔疑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農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國史驚  
以辭賓公說先告晏曰子宋之明據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  
武曰夫子家事無猜其祝融不祈違以語康王曰神人無怨宜  
父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擬與疑謂寡人能事



鬼神歆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  
下無怨勤遠其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  
其福祿祝使與言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於鬼神  
其適遇淫君內外傾邪上下怨疾動作避遠從松高臺深池撞  
鐘舞女斲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遠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  
行非度無還忌不思謗言不憚鬼神怨民痛無浚于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非也其蓋失數美是驕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食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疾者為暴  
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可為也

言非誅祝

之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海鹽屈析望守縣鄙之人入從  
其政偪介之閔暴征其私承嗣太史強易其賄布當無藝徵歛  
無度宮室一曰更淫樂不為內宥之妾肆奪于市外宥之臣借  
令于鄙私歆養求不給則應人民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耶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之人詛君若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  
闕去桀簿歛責已

又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賁敢昭告皇帝祖文王列康叔文祖  
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賁不敢自佚



備持子為取告無明絕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詩  
壽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至海丘見封人曰爾何為者也對曰臣海  
丘封人也桓公曰吏年幾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壽  
也吏何如寡人壽也對曰野臣不知為君王之壽祝寡人封人  
奉觸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是寶桓公善哉祝子更  
一盃復祝子封人曰使吾君好孝而惡聞賢者在側諫者得  
桓公善哉祝子封人曰無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  
君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夫前二言之善也更

其輩人封人灑然涕下曰願與吾終言之此言乃夫前二言之  
上也臣聞子罪于君可思便僻之左右而謝也君乃赦之昔桀  
得罪于湯紂罪于武王比君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為謝者公  
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

禮外篇曰成王冠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曰近  
於民遠於義嗇于時惠于則任賢使陛下擢顯先帝之光耀以  
承皇天之喜祿欽順仲春之吉日尊並大道邦域康阜禹福之  
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邪妄之志弘積文武之龍德肅勤  
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與天無極



又曰大夫成群立社祝曰今某月日君為某立社之祭土而主  
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主大神自  
今日已未福請雨止雖灵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含灵止雨祀曰  
天生五穀以養人氏今雨不止傷五穀如何神灵而何行止殺  
牲以賽神灵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緣繩索而負之史記曰楚  
大發兵如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遺金百斤車一駟淳  
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紀王曰先之髡曰何取王笑曰豈有說  
乎髡曰者今臣從東方來道傍有稼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  
祝曰甌窶滿鬯甌窶犹栝樓也言畢年稼撥汙也滿車汙耶  
下地

有薪五穀蕃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歎者奢故笑之  
幸也吳越春秋曰勾踐五年夏五月將與大夫種范蠡入臣于吳群  
臣皆送臨水祖道大夫種前為祝其辭曰皇祐助先况後揚一  
禍為福德根為憂福嘗威人者滅從服者昌王雖辜致有彼無  
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謹在拜伏稱萬  
歲上酒三觸勾踐仰天大息舉盃垂涕嘿無祈言  
宋書曰王悅之宋明帝秦始中為黃門郎上以其廉介賜良田  
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尽心力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  
奢太之後奸竊者眾悅之案意刻復無所避得奸巧甚多于



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鳥衣人不之及卒上乃收典  
掌者十詐人桎梏之送淮陰客舍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北史後曰魏時有沙門惠憐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人就之  
者日有千數灵太后召給衣食事于西廡百姓

北齊書曰妻太后為博陵王納崔令妹孀子為妃勅中使曰好作  
法用勿使崔家笑人昏夕頭祖與酒祝曰新掃宜男孝順富貴  
陵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尸子曰鮑叔為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在魯時管子無忘在魯時  
宰武子無忘車下時

灵鬼志曰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估于外國深山中行有一  
絕澗窈然無底行者博山博為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牽之下  
入澗中胡人急性便大填志尋跡澗並祝誓呼諸鬼神下遠忽  
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鑿項脚着大曰桎鬼見道人便  
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既至門乃是鬼王所治前見道人便自說  
驅驢載物為鬼所奪尋跡至此須臾即得其驢載物如故賈誼  
新書曰湯見設網者四緬張網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四方至  
者皆羅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樂其孰能如此合去三面教之  
曰蛛螫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在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



下者下吾請受其犯者命民間之曰德及禽獸而况我乎於是  
下親其土也說苑曰齊遺淳于髡到楚為人矩小楚王甚薄之  
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  
劍款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之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  
仇在吳國子定能報之乎對曰未見道傍郢民持頭上田祝曰  
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礼薄而辭多祭輕而望重  
王今與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嘿然

新序曰丁中行寅將軍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為我祝辭令  
不精也犧牲不肥澤也威儀不謹敬耶齊戒不潔清也乃僕吾

國將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居中行審子有車十乘不以憂  
其薄憂其德義之不足也今之主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  
惟患車之不足也且船車傍則賦歛厚則民怨而謗詛矣君為  
以為祝之有益于國則謗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之人  
亦祝不於國則謗詛國亡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衍子嘿然而慙  
風俗通論曰秦明帝起居注東巡太山到萊陽有鳥飛鳴乘  
車上虎賁王射之中而祝鳥鳴啞二引弓射洞石掖陛下壽萬  
歲臣為二十石明賜錢二百萬

世說曰劉伶嗜酒其婦止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蔡邕祖前祝曰令歲步月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迂行神龜吉兆休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鳶鳴雍、四牡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群兵倉龍來轂白虎扶竹朱有道引玄武作似勾辰居中厥伏四方居住臨邦長樂無疆

符

黃帝出軍訣曰昔者蚩尤摠政無道殘酷無已黃帝討之于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黃帝仰天嘆息愀然而寤夢西王母遣人披

玄狐之裘以符受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得兵器信戰則克矣黃帝恒思其符立壇請而祈之祭以太牢相求神祐須玄龜巨鼈銜竹出從水中置壇中而去黃帝拜稽自親自授符視之乃所夢于黃帝佩之以攻即日擒蚩尤

龍魚河圖曰玄女出信兵符付黃帝制蚩尤

蒼仙公別傳曰仙公丹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又投一符流而上次投一符不上不下不停住水而向二符皆不就之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殿下有怪常有朱衣披髮持炷以相隨而走為可劾不馮曰可帝因使人偽為之馮以符擲之使人



傾地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又曰今人帛和弟子孫直舅氏當葬路遠不得車馬和以一函符與直誠曰汝持此行二十里當有以車牛給汝者又有封侯不可發此函真果有一少年御一牛車給負并送酒食到即舅家以函着衣箱中貞弟不發函函有紙畫車牛一人御之因失車所在

列仙傳曰涓子釣於何河澤得符於鯉魚腸中

續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有道術伍氣暴起猛擲符上使有一飛鳥接符去須臾風靜人問之答云南湖遭此風者西舫人

是道士呼天永故符以上風

抱朴子曰刘安君用草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為婦人蹶面則為老夫踣地則為小兒

葛洪神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若乃捋書紙內魚口中投水有頃魚化腸躍岸吐黑書青色如木葉

術

後漢書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乃向東北含酒三選

埤蒼曰漢噴也音巽執法奏



為不敬詔問一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此後各果上  
火災與郊

同日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常有暴風  
從西方來起英謂季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上面漱之乃  
人記其日時客有從蜀都來去是日大火有黑雲卒使從東  
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于是天下稱其術藝

邵氏家傳曰邵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燒萬人信時在丞相臣  
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救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  
一火雨中酒香

桂陽列仙傳曰成武丁正旦大會以酒沃庭中有司問其故對  
曰臨一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遣驗果然

神仙傳曰樂已為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救云成都失火作雨  
救之後使至果如其言

抱朴子曰外國方士能祝縮龍淵禹步龍浮出長數十丈方士  
吹之則縮短數尺寸招取者壺中輒四五寸以水養之余國  
少雨屢旱者輒賣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着淵中即雨也  
又曰廬江太守華念思就道士李術視術未滿百日夜  
見天文及四隣不復有屋舍籬障有妾死已久亦見其形



與語如平生念思方信道術

又曰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即拈弟子占弼見之  
驚怖阿須臾取斷脚相續如故也

淮南萬畢術曰慈石提棊取雞磨針鐵以相異局上自  
相接也

又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道通丙寅日與  
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想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膠撓水則清弊箕上鹹取箕以內醬中鹹  
著箕一矣

又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針塞其孔置水即浮

又曰燒角如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戶婦女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為灰  
置榻上即不復去勿令婦人知取苓皮置甕中自沸如雨也

又曰梧不成雲取梧木碩尾甕中氣尽則出雲

又曰銅甕雷鳴取沸湯置甕中沉之并裹則鳴數十里取家祠  
忝以啖兒兒不鬼母

又曰取門東赤黍漬以狐血浸乾之歌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  
令人不醉



又曰門冬赤棗意以為丸令婦人不妬

又曰取雞子去計然爇火中空中疾風高卒自飛去取亡人裘磁石懸中亡者自歸矣

又曰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馬尾犬尾置朋友妻衣中相憎矣

又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又曰取牛膽塗熱金即鳴矣

又曰伯勞血塗金人不取化為石也

又曰按劍倚門而不驚

又曰狼皮戶羊不出宰羊畏狼

又曰燒木賣酒人氏自聚取矢大家木刻作人形朝朝祭之聚也

又曰取守宮垂餌以丹陰乾塗女人身男令即滅

又曰取蝟膏塗織柔不折甌瓦止鳥鳴取甌底抵則止

又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又曰鴉脛血塗雞所不能起

又曰馬齧人取彊蚕塗上唇即弗齧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方術部十八

禁幻

禁

後漢書曰章帝時有寿光侯者

于姚姓也俗迴壽

能劾百鬼眾魅

令自縛見形鄉人有婦為魅病侯為之劾得大蛇數丈死門外

又見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封威夏枯落

見大蛇長七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吾殿下夜半帝復有

數人絳衣披髮持丈相隨豈能劾之子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



偽使三人為之候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又曰徐登萬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丈夫善為巫術

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乱疾疫大起三人遇

于烏溪水之上鄞元長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東也懸鳥傷之鳥傷溪在今婺州義鳥遂結言

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同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

溪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即生華易曰楊枯生華王弼二人注云羨者楊之秀也

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上清儉礼神唯以

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足行禁家所療皆除禁家即後登禁術也

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末之知也炳乃故升第梧屋鼎而爨主

人見之驚據梧皮也據位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入嘗臨水

求渡舡人知之知犹許也倍本作者知悞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笑呼風

乱流而濟

吳志曰賀齊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

拔弓弩射矢皆还自向輒致不得齊長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

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也必

不能無刃物矣乃多作刃木倍選男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尽

捉陪彼山賊恃其善禁不嚴備于官軍以白捧以擊之彼禁不



復行打殺猪蒿計

蕭子显有書曰陳显達南彭城人显達出杜姥宅大戰被賊矢中在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黄村番姬善禁先以釘釘柱中樞禹一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显達目中鏃出之

又曰顧歡弟子鮑灵綬門前有一株樹木十余圍上有精魅數一見影動印樹即枯死山陰曰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勸住村人為講老子歸地作獄有頃見狐狸奄奄自入獄中者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二曰家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瘡病者果愈人問其故

卷曰善穰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瘳

北齊書曰崔子武季舒之族孫也幼時宿于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一夜夢一女姿色甚麗自云封龍王女願與崔郎私通子武悅之牢其衣裾獄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別一至明放問乃是山神遂往祠中觀之傍有女容狀既夢中見以香裂裙尚存結帶犹在子武自是通夢忽恍成後逢一禁之乃絕

隋書曰張文詡常有腰疾會者自言善禁文詡令人遂為刀斬復至於頓伏床枕乙者叩祈請罪文詡遽遣之

唐書曰葉法善嘗于東都凌空現設壇醮祭城中女竟往觀之



俄頃數十人自投于大中硯者大驚救之而免善法曰此皆魅  
病于吾法所攝耳聞之果然法善悉為桀劾其病遂愈

六韜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益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  
侯病用卜者占云崇在固恐懼乃請舉國為臣太公使人甲乙  
日按丁侯着所箭兩丁日按着口箭戊巳日按着腹箭丁侯病  
稍愈四夷聞冬以來貢

異苑曰永嘉陽童孫權傳師也嘗獨乘船建寧泊者清次霄中  
忽有一鬼未款擊童因起謂曰誰敢近揚童者鬼即稽顙云  
實不知是揚使者童復勅使乘船飛迅駛有過猛仇至縣乃遣

之

又曰趙侯少好諸術姿行悴陋長不滿數日以盆水閉目作禁  
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為呪所盜乃把刀畫地作獄迴面開門向  
東嘯聲俱到况曰凡非噉者過去有止者十余部腹看賊以  
有來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所為吟雙履自至有笑其形容者  
便佯設以酒打向口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过着地不舉求  
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侯馬印如指之人馬一時落  
首今犹在山下

神仙傳曰嚴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督夜行逢青呵問一何



人夜行青亦屬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應對不知是  
青因化從兵使錄夜行人青亦復叱其從神曰皆縛夜行人青便  
去而都督而及從者數千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都督問  
何謂在此都督曰事狀如此行人曰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不  
能得動可報余家人知之往叩所整請青自說昨曠不知是先  
生乞得放遺青乃大聲曰解遺作曠所錄夜行人還去都督  
乃得去其後夜行人先逆問非嚴公乎

又曰王方平降蔡經家北舍有姓陳者失其姓字嘗罷尉也聞  
經家有人乃詣門叩所求拜見方遣人引前與此人便一得隨

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方平後從視之言曰噫君  
心叙不正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以地上主者之戒臨去  
以符併一傳着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令君廢世也能令君  
本壽自出百餘歲也可獲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  
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崇者君便以符帶  
此傳以勅社吏當收送其鬼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  
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効事之者數百家一百一十歲而死後  
弟行其符不効也

抱朴子曰治金創以氣吹即斷痛登仙蛇虺毒蠱垂人在近者



就以氣禁之其相遠者或數十里便遙治之手其姓名而况之  
男也吹我右手記識其特後校問之皆即時愈也

又曰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愈居人不能得蒸以氣禁樹  
上群鳥墜地又舟茅上爨火煮鷄熟而茅不焦又禁刀矛以刺  
人腹以樵打之刀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  
孰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深取錢而灼能令壹市人皆坐  
不得起

幻

說文曰幻相詐幻人徒反予

周書曰云無惑譎張為幻

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禪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  
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所元會在言作安帝與群臣共觀大  
奇之也

又曰安帝時作九賓樂有含和賓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  
庭入前殿激水化成魚散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散  
戲於一庭炫熠白光

又曰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憑淪出入不  
由門戶奴奴辜能變易物形誑幻人



晉書曰郭璞將促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其之請郭鄴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一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後之璞陰令賤買此婢復為符投并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也後漢書曰悅般固真君九年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剖人豚脉令斷擊人所令碎信皆血出淋落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斷壽咽之須臾血止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京錄曰玄始十四年西域貢吞刀火秘幻奇伎北齊書曰田吾道人瑯琊也人初陽有人甚明法術為人偏力無識知者道榮問之訪得其人以道榮好尚將法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山仙人其有罪為天官所譴今滿將歸鄉且送吾至於汾水及至汾值水及至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除自砒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至遼陽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大坑猛獸遂走唐書曰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或有婆羅門胡等



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  
宜並遣斧還番處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之色並  
不須遣入朝

金樓子曰周穆王時四極有化人入火貫石及山川移城邑  
乘虛不墜觸實不眩千變万化不可窮極穆王為赴中  
天之臺鄭奉承雲之樂日日獻王衣月月為王食幻人猶  
不肯舍乃携王至幻人害稱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  
非常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曰焉之耳王悅遂肆志

遠遊

西京雜記曰余有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事有東海  
人黃公少時為幻能刺蛇御佩赤金為刀以絳繒束髮立輿雲  
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

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見術遂盡地為江河攝土為山岳  
噓為寒暑噴敷為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異苑曰高陽新城吏晉咸寧中為經初妖幻置署百官又采自  
鑿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一習收而斬  
之

又曰上虞孫浚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運安中復出閭民治



人頭風流血滂沱噓之便斷創又即斂虎傷蛇筮煩毒乘死  
禁護以皆差向空長笑則群省未卒夜况蚊蛇悉皆死到至三  
十年于長山為本主所得知有術慮必亡叛的鑠枷鎖極為重  
復明日月失所在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  
復續之吐火所在人士聚觀試其斷時先以舌示賓然後刀截  
洳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所半舌猶在既而還  
取續之坐有頃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續斷取續而與  
人各執一所對剪一段之以而兩段合將視之則復還連續

無異故躡時人疑以為幻陰乃試之其所續也其吐火先有  
葉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呼而已張口火一蒲口  
中因就焚取以爨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  
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乃盡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解吞刀吐火珠玉金銀  
其所受術師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有小籠子可受升余  
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竒君擔擔人甚怪也慮是狂人便語  
之云自可拜君欲可許自曆耶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  
子中籠不便擔人愈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便不忒其人亦



便小擔之亦覓重于先既行數里對下住食擔人呼共食  
云我自有食不肯出上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般饈一豐腴一  
辨乃呼擔人食來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其食腹中口出女子年  
二十許衣裳貌甚美二人共食款意其婦便卧婦語擔人曰我  
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覓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  
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款覓婦人  
便以外夫口內中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火及食  
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資產財臣萬而性怪慳語以  
擔人云試為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

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君作百人  
討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作之畢馬还在柱下明早其父  
母在堂上忽然不見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  
在潭壺中不知何由復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  
飽百姓穷者當時更作父母在床也

幽明錄曰安城人佶巫也善于幻術每祠神時擊鼓率三牲積  
薪然火盛熾束蒿入火中章紙燒尽而開形体衣服犹如初時  
王疑之為江祠王嘗酒行為王刷所簪荷葉為帽與王一盞不  
覓有意到坐之後荷葉乃見坐驚駭



桓譚新論曰方董仲君犯事擊獄佯死目陷垂爛故知以幻術  
靡新不有

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壘南城有所飛之  
夷非為幻也

孔偉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殞瓜種菜立起尋尺投勞送  
臭賣黃雉白塵天雨雲物畫地成江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疾病部一

總叙疾病上

說文曰疾病也疹病如也痰熱也痺勞病也疽黃病也疔入病  
也

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躰中  
也疹訖也有結聚可得訖見也痛通也通在膚脉中也癢揚  
也其氣在皮中人搔發之揚出也

爾雅曰痛瘡疔類玄黃劬勞咎類瘡瘡鰓戮癩疔一痒



底疵閔逐疚痲痲痲瘡瘡疥病也

方言曰南楚疾愈謂之羗或謂之間或謂之知語曰或謂之知  
通語曰或謂之慧或謂之丁或謂之祭庵於怯業音微也晉

楚之間凡病不甚曰奄溝郭氏曰羊卦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

不斟斟也或謂之何斟言雖小損無所益也瘼音復病也東齊海岱之間

曰瘼或曰優秦曰瘵音閻周易無妄卦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

也

周礼天官下曰疾乙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特有  
疝首疾夏時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也

又曰乙師掌乙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疔瘍者造焉則  
使醫分而治之

礼記曰曲礼下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  
憂

又曰魯子寢疾病正子春坐於床下鄭玄注子春魯參弟曾元曾申坐於

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偶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篲華蓋也謂

者以皖為刮節曰字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

德之曰華而皖大夫之篲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篲曾元曰父子之病華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



易之華變急也動也又喪服大記曰疾病內外皆掃為賓客將未問病也病困曰病也

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病聲動故靜寢東首于牀下廢床徹襲

木加新衣躰一人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

又曰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左傳成十五年曰晉侯病求乙于秦秦伯使乙綏為之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乙也惧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

膏之下若我何乙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乙也厚為之札而歸之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疾病卜人曰突沉壹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神何也子

產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衰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

何為焉言突沉壹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盡以訪問

夕以修今夜以安身于是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秋子小

疾以露其躰秋集底滯也露瀛之一則今勿乃一之則切生疾血氣集滯而體瀛之也

矣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求乙于秦秦伯使乙和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蠶蠶也蠶或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而



失良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救居過故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

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事且

又詔二曰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乙門

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化其神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韓

子祀夏郊晉侯有問

春秋谷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堯跛孫良父眇曹公子手撻

同聘于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倮者御

倮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相立胥聞而語移日不齊

解有知者曰齊患必此始也稟俗看閭門各也御近也

春秋公羊傳曰衛禁不立惡疾也何休解曰惡疾聲育之厲

國語魯語曰子叔声伯始晉郟犖欲與之邑弗受

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辞苦成叔之邑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揀

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揀若莫德夫苦成叔欲兩國而無大德止

無日矣譬之始疾余惧易焉疾疫瘼也

論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以為孝子受禮

于父母當完全之今疾或死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陳



軫對曰閻夫越人在寫乎王曰不聞曰越人在寫仕楚執珪有  
頃而病為越聲楚王曰曷故曰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  
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  
一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  
無秦聲哉

又曰留侯多疾即避引不食谷

漢書曰服辟谷藥  
靜居行氣之也

漢書曰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安居章病無被卧牛衣中與  
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師鄉京師尊貴在朝廷人以誰  
踰仲卿者今命困不自激叩

如淳曰激厲  
杭揚之意也

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云年也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乙飲藥遺以言身眼歛  
棺同於身七周於棺

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筆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扃  
責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為故事

吳志曰呂蒙獲關羽封爵未下會疾發權時在公安延置內殿  
所以治護者萬方募拜內有能有蒙愈疾者賜千金恐一其勞  
動常鑿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頽左右言笑不然咄喅  
夜不能寐病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

後便增篤權自  
臨視命道士方

星下辰為之  
請命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乙療之并賜藥物又斷  
賓客

晉書曰樂廣字孝輔嘗有就客人閣不後來廣問其故荅曰以  
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一蛇意甚要之既飲而疾子時河  
南聽事壁上有自膝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于  
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不荅曰所見於物廣乃告其所以  
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又風俗通曰子之祖柳為汲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  
壁上有懸弓照于盃中其影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便得

病云蛇入腹中柳召宣放故處設酒盃中有一蛇因謂宣此乃  
壁上弓影耳非他怪宣意遂解甚夷澤

又曰皇甫謐字志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  
嘗悲志叩又歎自殺叔母諫而止謐上疏曰久嬰篤疾軀非不  
仁右腳偏小十有久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  
于今七年隆冬袒裸食水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  
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于今困劣

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乙術撰藥方數

拾卷



沈休文書曰謝朓有心虛疾姓理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  
不之官

裴子野宋略曰毅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為之累息勅西州道  
上不得有車聲

謝綽宋拾遺曰宋慙表曰臣昔貧賤時嘗疾病家有人為臣齋  
勸告七日臣晝寢夢見一童子青衣持縑廣數寸與臣臣問之  
此何如荅曰此玉母符也可服之服符竟便甦一二日病差深  
書曰范雪忽中疾居二日半召乙徐文徐文伯視之伯曰緩之  
一月乃復款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雪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有頃許汗流  
于此即起二年果卒

南史書曰褚登善乙術建元中為吳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  
到郡澄見謂汝曰重病荅曰旧有冷病至今五年衆乙不差澄  
為診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淪雞子過多所致一令取蒜  
一升煮服乃吐一物如升延裏之動開有是鵝雛羽翅爪距具  
足能行走澄曰此未及更服斬余藥又吐得如向者鷄十三所  
而却差時稱妙

北史曰齊簡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忘人之謂長恭勿預事長



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  
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後漢書曰李諧為人欬小六指因癭而脊顯因致而後步因蹇  
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周裴俠嘗遇疾沉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頓左  
石可向府耶所若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范篤若此而  
不應憂公因聞声疾病遂愈此豈非天佑其勤恪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竟愈須一  
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

便以驕送必至喪敗

又曰有患應病者問乙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撰本草  
網羅天下藥物亦謂尽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覓其人每散一声  
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声过至他藥復應如云澄因為處  
方以此藥為主其病自除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病聖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  
病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授又讓于子周支父子周支  
父毋子曰戎為天子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浴之未暇



治天下也

又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黎往問之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以女為鼠肝子為虫臂乎子來曰父母于子東面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可為父母之道也言陰陽制人甚

甚于父母也

又曰南容越曰里人有疾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者猶未病也

若越之問大道也譬猶飲藥以加病者也司馬虎曰越願聞衛生

之經而已矣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

命折聽然先言子所病之澄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之毀

不以為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矣病哉

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皆明而文摯從後問明而望之

而既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

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

也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

視一白為黑饗香以為朽嘗耳以為苦竹非以為是意之所

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列子曰鼻將室者先覓以焦朽骸將僵者先亟弄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及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不識先後不識今古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以居室之半請其方儒生試吾日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于是露試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一函之而求明生炊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方密傳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而積年之病一日都尽

又曰揚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

謁乙季梁謂揚朱吾子不肖如此之甚女奚不為我歌以曉之其子曰不曉終謁三乙而季梁之病自愈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善禍惡今先生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若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處不入哉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養疾盲啞跛躄偏枯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尹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與亡國同道不可為謀

又曰人將病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牛而家為王禱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淮

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

瘠風氣多耳林氣多瘡木氣多偃生子多有此疾岸下氣多濕氣所生

石氣多力儉阻氣多癭暑氣多殘殘折不終寒氣多壽谷氣多

瘴丘氣多痺丘氣多狂平氣多仁下而平也凌氣多貪象陵積聚

春秋後語曰齊桓公六年越乙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八朝見

曰君有疾在膝理不治將深膝理皮膚也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

桓侯謂左右曰乙之好利以不病為力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

脈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还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

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怒而投

其石曰君子與智者謀之成而不智者敗使秦政如此則一卒

而亡國矣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疾十二發非有賢乙莫能治也何謂十二

發曰痿蹶逆脹滿支滯育煩喘痺風賢乙治之如何曰省事

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



作無使小民倉廩種裔則民不作無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  
一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達則隔不作上財恤下則  
育不作法令奉用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狀  
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天重群臣下者人  
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之支體無患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  
乙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能用賢乙則國非其國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病三月  
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  
無瘳也唯先生卜為范蠡曰今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無入者治

曰天一救且何憂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已當有瘳也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瘳使人之采迎文摯摯視疾謂太子曰  
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  
之文至期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履登牀王重怒叱  
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物理論曰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殺醫焉  
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頻召不入入而著履登床簡子大怒  
便執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太怒則氣通脉血暢達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此處為多欄式書寫，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識。可能包含多個小段落的文字。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疾病部內二

摠叙疾病下

狂陽狂

人謂之狂

顛癡癩

摠叙疾病下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筋骨泥滯血脉壅塞九窮寥寥曲失其

宜高誘曰腹疾也種首疾也極三閭之款以疾其身故九窮寥寥然虛曲失其適以害其生也雖有彭祖猶

不能為也

太公金匱曰丁疾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疾病大劇使人



卜之崇在同恐懼乃遣恐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為臣虜武  
王許之歸為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  
義今已遣人乃降勿復過也此使者歸子之尸所自念矣使者  
辭去歸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六韜曰  
欽伐大國行且有期王疾病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曰行  
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無病  
者說苑曰邴吉有陰德于孝宣帝微時及即位衆莫知亦言帝  
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封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  
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嚮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封為博陽

侯世說曰衛玠搃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刑所不  
按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曰不得遂病樂問故命駕為  
剖拆之衛病小而允樂嘆曰此兒膏中當必無膏盲病又曰  
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堵如堵墻玠先有羸疾不  
堪勞遂發病死時人謂之看殺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苟令則為量水矣

又曰孔君平病困庾司空為稽省之問訊甚至為之流涕  
孔慨曰大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問庾聞  
迴一還謝之請其語言



桓譚新語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  
猥欲逮及聳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病子雲亦  
言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為文卒暴及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  
手收內及覺忤氣病一歲卒

王符潛夫論曰夫理世不得真賢譬曲治疾不得真藥也治病  
當得真人參反得羅腹當得麥門冬反得蒸穢夾己而不識真  
合而服之病以浸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  
皆無益於療病因棄後藥弗敢復飲而更求巫覡者雖使可也  
論衡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以有罪甘伯牛有疾仲尼以為命也

或是喪子數哭因中風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病邪  
案上古之時草居野宿恙噬蛭他善食人心凡相勞問曰無恙  
手非為病也

白虎通曰天子疾稱不愈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  
不愈者不復愈預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不復子民也負薪犬  
馬皆謙也

揚泉物理論曰凡可治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  
剛暴狃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淫嗜食皆良醫不能如功



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為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為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鷄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皆須臾鷄子還之歸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有為常候鷄子如故無開處也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日禱神君乃見其刑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命為禱神君曰霍將

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大大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夢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疾病在內照揜心則知病之所在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於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痊開目見雙赤李著枯都仰手承李安丘食之所苦盡除

皇甫謐自序曰士安每病毋輒推燥居濕以復易單何顛別傳曰張仲景過山陽山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三十當



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買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眉落三  
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安忽  
乃為遣令賜勅元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  
性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劉真與曹植書曰明使君始垂憐哀意春日宗譬之疾乃使炎  
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榮  
魄自盡也

狂

書曰狂恒雨若

君子誑妄刻  
常順雨之

尚書多方曰周公曰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醒

毛書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又東方未明日拊抑樊圃狂夫瞿瞿

論語子路曰不得中得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

中行行能中者狂進取  
於喜道狷者守節無為

又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

又樊狂接與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  
來有可追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國語晉語曰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下邑安于趙簡子家臣

趙簡子賞之辭

賞之對曰今臣亘為狂疾而曰必賞汝

言戰聞為凶事猶人有狂秀之疾

是以

狂疾賞也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

蘇林曰凡狂不社似陰陽昧盡獨或

曰狂也故言清狂請如今曰痴也

又曰蓋寬饒曰無多酌我乃酒狂烝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

何必酒也

次公寬饒字

又曰莽時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狀捕殺之

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

繫惲難即害之使黃門脅尊惲令為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

日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

吳志曰全琮為督議欲分別諸將有所掩襲朱桓素高氣耻見

部五遂託狂發詣建治病

王隱進書曰吾彥給役陸抗欲拔之患衆不聰乃悉請當為將

者入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未向坐中餘者皆走唯

彥一獨坐舉抗禦之狂乃退衆服其勇

沈約宋書曰袁愨孫看妙德先生傳曰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



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在也唯不君穿井汲  
獨得無恙國人既狂謂主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  
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  
畢便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  
宋書曰顏延之艾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義躍得  
臣筆測得臣艾奐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  
可及鬻子曰昔曾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知惡不改者謂之感夫狂與惑者聖人之貳也老子曰馳騁田  
獵令人心發狂

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又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淮南

子曰谷氣多痺立氣多狂

又曰今天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不知禍福也

又曰不知道擇其所已有求其所未得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  
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謂之狂生又曰士有禍則  
詘有福則盈有過則悔有功則矜歲不知反此之謂狂

傳子曰惡刘擘於魏明帝擘不盡忠善伺善意所趣而合之帝  
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踈馬擘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諺曰巧詐不如拙成信夫

抱朴子曰食菽蕩令人狂荒不可謂人本有荒狂

山海經曰觀水多音難魚其味酸食之已狂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

禰衡別傳曰衡為鼓史裸身辱曹操孔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令

求得得自謝

裴指別傳曰石崇嘗與裴指孫綽酣實而綽慢節過度崇責之

指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王詔之始

與紀曰觀亭峽下有神庙巖向江經道不格者必狂走或變而

為虎

世說曰阮德如嘗與親友道遙河測嘆曰大夫不能僕從陷於

河橋非丈夫也哇者或曰德如以高素致名不應發此言必將

病之候俄而性理果僻欲逸走家人嘗以一細繩橫繫之戶前

以維之每欲礙繩輒反時人以為名士狂

黃帝八十一問曰狂顛之疾何以別荅曰狂之始發少卧少飢

自賢貴妄笑好樂

神異經曰西方有人飲食被髮東走其歸追之不止怒亦被髮

名曰狂一名顛一名狷一名風此人夫妻與天俱生往東西役



晝夜

魏武帝令曰昔吾同縣有丁幻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孝問材  
器吾愛之後以憂恙得狂病即羗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遣  
歸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共大笑輒遣不與共  
宿

陽狂

周書曰太公曰知與人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疾不狂其  
名不彰不狂不疾不能成事

記曰箕子紂庶兄也諫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

諫不聽而去是彰君德而自悅民吾不為忍乃披髮陽狂而為  
奴

又曰蒯通說韓信信不從通乃陽狂為巫

東觀漢記曰丁鴻讓國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  
桓榮甚相交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  
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思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慙垂  
涕歎息乃還就國

謝乃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友陳重刺史不聽義  
陽狂被髮走不應命



晉書曰王愆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推陽駿欲以女妻焉而愆耻之陽狂自免又索輕趙王倫之為大及倫篡愆陽狂听婢以自免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廣郡漢鄴人世為郡守少放蕩不羈檢益州五壁公府再辟皆不就陽不狂詣群縣奉致改服逃一出奉州追求乃於成都賣熟布第見長文躄踞地噬胡餅刺史知其不居禮送還家

英雄記曰向栩字甫興性卓詭不論恒讀老子狀於孝道又似狂生好髮着慘頭常於龜北坐板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

### 足指之處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拜先祿大夫吳建威將軍王戌親詣偉太康二年詔似偉為議郎二千石秩以終厥身偉遂陽狂及盲不受

晉華陽國志曰楳為費照不肯仕公孫述乃膝身為勵陽狂以避之

### 人謂之狂

史記曰東方朔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今朔在事無是行者若等安寧能及之哉朔行殿中即謂之曰人皆



以先生為狂胡曰如胡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漢書曰酈食  
其陳留高陽人也沛公畧地陳留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子騎士歸食其謂曰臣里中有酈生之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  
狂騎士如所戒怖公召之

後漢書曰延熹朱黨事將作袁閔遂散髮絕世欲投疾深林以  
毋老不且遠遁乃築土室四周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  
於室東向拜毋毋思閔時往就視毋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  
得見也及歿不為制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個儻不務小節語嘿無人謂之狂生

南史曰王僧達所為非法坐免官後孝武都召見傲然了不陳  
遜唯張目而視及出第而嘆曰王僧達非狂如乃何戴面向天  
子後魏任城王澄傳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搆常恐不  
令乃終曰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時謂為狂唐書曰蘇世長嘗  
從高祖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旗門高  
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畋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  
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熊發耶又對曰為  
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墨子曰周公且人謂之狂後世  
稱其德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餘主  
不聽人皆曰狂大夫

莊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乎避至於家人止之以為

狂也

乎避使人避道也狂止而不聽此乃言問其所未聞則以為狂也

世說曰諸葛方在西朝少有清舉尤為玉夷甫所重時論亦以  
擬王氏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論之為狂將遠從友友人王夷甫  
之儔請搯與別猶問王曰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御狂逆不曰  
逆則宜殺狂則何所徙

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稱統曰性儻敢言不拘小節毋州郡

命召輒稱疾不就語默無常時人或如之狂

### 癲

說文曰癲病也

莊子曰流脉病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

風俗通曰俗曰說臥枕戶砌鬼陷其頭令病癲

語林曰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荅許據詩勿復惡中  
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  
林既醒左右誦之誦讀意乃歎曰癲何預聖德事業耶圖墓書  
曰一崗三頭相連無有頭尾狂癲絕世



黃帝素問曰人生而病癩疾者安得者知之岐伯曰此名胎病  
此得在腹時母驚氣上下精氣并故令子孫發癩病范汪必方  
曰邪入于陽轉則為癩長安李府君女得癩病募治愈者賞百  
萬朝那縣卒自言能不敢求錢但為門下卒服藥即愈祖台之  
議錢耿殺事曰尋建康獄竟囚錢耿癩疾發作歐殺妻抑無他  
變故流將之人不蒙哀矜之施無知之礼加以大辟之刑懼非  
古原心定罪之義

### 癩

左傳曰晉周子有兄無惠不能辨菽麥

蓋所謂白癩也

後漢曰光武見刘盆子曰宗室無蚩者蚩癩也  
魏志曰許褚以勇力常從太祖征伐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癩故  
謂之癩虎

魏畧曰寒貧者本性石字德林初客三輔關中乱南入漢中後  
还長安遂癩遇不復識人食不求未冬夏衣弊布連結衣人問  
其姓名不肯言故號之曰寒貧也或往存卹之輒跪拜人復謂  
其不癩晉書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癩司徒  
王遵始辟為中參軍既見無他言唯問以東米價述但張目不  
答尊曰王掾不癩人何癩也



南史曰沈昭畧字茂隆性狂雋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  
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弟子至婁胡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  
之曰汝之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  
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盛癡奈何王約柰汝癡何魏  
志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功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  
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晉書曰顧愷之字長康進陵無錫人猶善丹青嘗以畫一厨糊  
題其前寄桓玄皆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其而緘閉  
如舊以还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真云妙畫

通靈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子無怪色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  
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以自蔽焉愷之  
嘗在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而論之正德其平耳故  
俗傳愷之有三絕才

絕癡絕畫絕後魏曰書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而蠢之民昔

來號為頑翬每來抄掠駕犍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犍牛伏不能  
前異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  
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兒  
容偉美鬚髯少時脫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



癡也及長好讀書使騎射以父單軍功位至桂國

唐詩曰竇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最為雅馴食坐之南設一橫榻謂之南狀殿中監察不得坐榻其亦謂之癡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不得坐其榻亦謂之癡床

又曰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等酷而有敵灰局戶之譚時有謂妬癡

風俗通曰夜雜俗說市買者當清且而行中日交易所有夕時

便罷今乃夜雜明其癡駭不足

郭子曰王長使來東陳

王蒙字仲祖

撫軍不肯用

晉太宗簡文皇帝先為撫軍大軍

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

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也

會稽王簡大先討

世說曰征育字長年少時甚有令名目過江使失志下飲人間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怪色乃自中名云向為熱為冷嘗行從棺

底下流度涕而悲王承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應璩新論曰漢末桓帝時即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諸客鳴笙

竿為作陌上桑又言鳳將雛左右偽稱善亦復自搖頭為

馬子人頗



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豈諸子知不知名陌上桑  
反言鳳將雛搖頭忻喜賜左右錢帛無復慙也  
虞翻書

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  
欲為求婦不知所向君為訪之勿怪老癡者此見也

癩

說文曰癩病也

續晉陽秋曰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  
癩病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為道快姑雙女所所告正周弃市  
刑徐羨之議曰然愛之愛虎狼猶人周之凶忍

宜如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當弘通物之理愚謂可特原毋

命投之遐裔從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疾病部三

聾

育

瘖啞

吃

禿

鼻 邕

齒 齒

兔軟

癭

偃僂

疝贅

瘤

跛躄

偏枯附

蹇

聾

說文曰聾無聞也從耳從聾秦晉謂之聵音

又益梁之州謂聵曰聵秦晉聰而不聞聞而不遠謂之聵



又曰生而聾為之聾

釋名曰聾龍也如在蒙龍之內不察也

左傳僖中曰耳不聰五聲之和為聾

漢書曰黃霸為潁州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曰欲逐之霸之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喜助之無失賢者

東觀漢記曰尸敏遷長陵令永平五事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志名字與敏善過候敏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而遇斯禍也

老子曰吾音令人取聾

莊子曰耳之與刑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淮男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水氣多瘖風氣多聾

說苑曰仲尼曰非其鬼而樹之不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若聚聾而鼓之

抱朴子曰豹狐之喪而不負薪施九成六爻不為聾夫欲談數曰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字百茂敬憲新構山亭與賓客集謂刑子才曰池始就願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裴聾也敬憲患耳故以戲之憲初不悟於後覺折



然謂子才曰長急及戶高則無憲公但大雨壘亦可嫌

育

廣雅曰矇聵瞽育也

方言曰半育為矇反手鈞

說文曰盲目無眸也眇一目小也眇目不正也瞎目病也昧童

子不正也目偏合也青目病主醫音縊也聵無目也周易履卦曰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象曰眇能視不足以與明也跛能履不足

以與行也毛詩曰臣工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禮記檀弓上

日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日曾子吊之曰吾聞之明友喪明

精也

則哭之曾哭子哭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奴

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沫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

之上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二也喪

爾子而喪爾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板而拜曰吾過

吾過矣

又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俵乎其何之韓

詩外傳曰海之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神淵飲

馬其僕曰飲馬此者必死訢言飲之其僕以為言之焉果死菑

丘援斂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去雷神隨而繫之十日



十夜眇其左目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編於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業與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衣冠謂欽  
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之為小冠高廣二寸是曰京師謂欽  
為子冠杜子夏業為大冠杜子夏

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郎文文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規京師魏  
略夏侯惇從征呂布為矢流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  
師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奴心輒撲鏡著地

魏畧曰太祖聞丁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  
將曰女人觀貌而礼目不便人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時與

伏波子楸太祖從之尋僻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名曰丁掾  
好士也即使其西目盲當與女何况侶眇乎

沈約宋書曰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五令華他治之世眼瞳割  
去疾而內之傳藥

梁書曰鄱陽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大妃猶亭都後於都  
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信至  
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  
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計豁然開目咸謂精誠所致也

又曰江紉甫鳩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文舊患眼紉侍疾將



暮月夜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羗及覺說之  
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草堂寺知者法師善往方之知者曰  
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舊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  
為寺乞賜嘉勅答云純臣教子往感晉時顏舍遂見宜送藥近  
見智者以鄉地二息云欽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慧眼為名及  
孰創造泄故井水清冽異於恒泉夢中取水洗眼及煮藥稍竟  
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又曰元帝自世誠武帝第七子  
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炉稱託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  
褰戶慢有風迴裙武帝帝意感幸之乃生元帝賜采女性曰阮

進為脩容脩容常失珠謂是左右所盜乃灸魯不知其珠孝元  
吞之信宿之間珠遂便出一自致耿魚之報焉

南史曰梁湘東王於江東泛舟顧而言曰今可稱有藥功曹刘  
源曰帝子隆芳比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慄  
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思  
下隻淚望真有全功

後魏書曰祖班以罪徒於光州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班  
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勅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  
夜深坑夜中似薰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



異苑曰丹陽多室寺元嘉中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惡戲以  
刃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絲衣持小刀挑目精數夜眼爛  
於今求育後越書曰戎陽一目瞽劉曜寇洛水復隆膠膠敗生  
擒送前石使人罵曰瞎狗何降賊復特瞎來陽曰臣不降即死  
死則大王那得復瞎狗前石笑曰瞎狗不足污及活之文子曰  
師曠瞽而為大師列師子曰宋行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家  
無過黑牛生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為上帝  
居年其父無故而育牛又復生白犢子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  
教以發居一年其子又育其後楚攻宋圍城民易子而食折骸

而炊丁壯此皆乘城戰死者大半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育  
疾俱覆

莊子曰連叔謂盲吾子曰夫瞽者不知文章之可觀

又曰目之於刑吾不知其異也盲者不能目見

又曰許由曰夫眇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君文子曰瞽者無目而耳不以可睞視也精於忽也又曰龍者  
不歌無以目藥盲者不觀無以接物韓子曰寐則盲者不覺而  
使之視視則窮矣

淮南子曰今天盲者行於道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於潛



壑桓譚新語余為典禮大夫得樂家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  
樂人竇公年八十歲兩目皆盲帝問其何服食至此對曰臣年  
十三失明父母教為樂鼓琴不導引不知壽得力何以余為此  
竇公少育專一內視故  
抱村子曰魏武收左慈慈走入侍吏傳言慈一日恥布單衣於  
是一市皆然也

又曰董君異以玉體與盲人服之而愈世說曰願愷盡殷荊州  
刑殷不許願曰明府正當嫌眼耳明點童子飛白拂上若輕雲  
之蔽月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危言桓公曰予頭漸米劍頭  
炊殷云百歲老公攀枯枯井上轆轤卧小兒殷有一叅軍去育  
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逼人仲眇故也法也顯記曰祇洹精  
舍兩北四重有捧名曰得服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佛為說  
法盡還得眼盲人觀喜刺杖着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重  
之無敢代者遂以得眼為名楚辭九章曰離婁做睇瞽以為無  
明

蔡邕瞽師賦曰夫何矇昧啞瞽兮心窮忽以鬱伊目冥而無睹  
兮羗求煩以悲愁



瘖

釋名曰云瘖啞也啞然無聲也

漢書曰韓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原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到人救不死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吳書曰程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瘖百餘日卒文子曰阜陶瘖而為士師

淮南子曰瘖者可使守園不可使通語

又曰夫人大怒破陰怒大喜墜陽滿氣發瘖驚怖為狂

又曰水氣多瘖

又曰呂后斷戚夫入手足去眼熏耳餘瘖藥

黃帝素問曰瘖者何病岐伯曰肥之絡脈何以言之胞絡繫於臂少陰脈實賢繫舌本故不能言

續搜神記曰沛國一士人姓周生兒三向應可語便啞皆七八歲有一人經門過來乞問主人此是何聲云是僕兒頻生三子皆啞不能語客居冥罪還內省我如外待君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便入內思良久而出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牀上有驚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食哺子子輒出頭作聲受之積日如此時



屋下攀一得及巢試以指內巢中驚一亦出口承之乃取三疾  
梨各與其子吞之既死其母尋還不復見其子出戶排徊悲鳴  
而去有此事今甚悔之客曰是以便聞其三言語周正  
異苑曰高惠清隆安中為太傅主簿勿晝日有群鼠更相御尾  
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瘖疾數日而已  
靈驗記曰王導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得時疾而則有鵲巢旦  
夕翔鳴勿其誼噪俱惡之念云羌當治此鳥既羌果張取鵲斷  
舌而殺之兄弟悉得啞疾

吃

說文曰吃言語難也

方言云讓極吃也或謂之軋或謂之嬰

郭璞曰軋穀氣吃為不利也江東名嘆也

漢書曰魯恭王餘口吃難言

又曰馬相如吃而善著書

又曰揚雄為人簡易口不能劇談

劇甚也一說劇遽疾也言吃不能疾言也

鄭玄自序曰趙商子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才能講難而吃  
不能劇談管子曰吾畏事不敢為事畏言不敢為言故行年六  
十如老吃耳新序曰周昌者沛人以軍功封汾陰疾御史大夫  
高帝欲廢惠帝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固事莫能得昌廷爭之



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則知其不可也陛下欲費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世說曰魏明帝口吃少言而內明斷世說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普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鄧荅曰鳳兮故是一鳳

秃

禮記曰秃者不冕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聘于齊齊使秃者御音也

蔡邕獨斷曰古憤無巾如今半憤而已王莽乃始施巾故語曰王頭秃帨憤施無

秦書曰符堅徵隱士張臣和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和辭曰年老頭秃不可加冠野服而入既見歸矣

鼻

釋名曰鼻塞曰鼻

晉書曰謝安字安石本能為浴下書生諫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諫而不能及或手掩鼻以數之也崔鴻春秋後趙錄曰王謨字思賢鼻言不清暢脰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長吏曰請試之政教嚴明百城允服

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教鸚鵡令語遂無所不



名當大會令勅人語有一人齟齬語難卒因以頰內公風中以  
効焉

釋名曰齟朽也蟲齧歎朽也

續漢書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齟齒笑齟齒笑者齒痛也

淮南子曰啄木愈啄大禽齟虫也

又曰决物治齟君子不與

兔歎

續普陽秋曰詠之生而兔歎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荊州殷  
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上仲堪與語令師着焉師曰可割

補之但應百因食粥不語笑言之曰半年不與亦當治之况百  
日也師為治而差

宋書曰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多髯者諸之羊短長脆瘦皆有  
此擬顏師伯歎齒號之曰齟

瘦

說文曰瘦頸瘤也

崔顛易林曰瘦瘰為身害傷

范曄後漢書曰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為主  
揚病瘦歎以感衆



魏略曰賈逵前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瘿後所  
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生薄吾聞十人  
割瘿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瘿愈大宋書曰杜預病瘿初攻江  
陵吳人以甌壺繫狗示之山海經曰天地之山山有草如葵名  
曰杜衡食之已瘿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瘿又稽康養生論曰  
頸處險而瘿

莊子曰闔跂支離無服甕 大瘿  
典術曰服食天門冬治瘿除百病

偃僂

禮記喪服四制曰偃者不袒

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僂聘於齊齊使僂者御蕭同姪子處  
臺笑之

孫卿子曰周公僂皆

莊子曰與病曲僂頭隱於齊眉高於頂

淮南子曰木氣多僂

疣贅

說文曰疣贅也

釋名曰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贅黃生於內著體



梁書曰武帝丁嬪生而有赤誌體又多疣及帝納之無何並失  
莊子曰被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惡知  
死生前後之所在也

太玄經曰單孤之山滑水出焉中有滑魚狀如鱣其音如語食  
之已疣

又曰旄山有鱧魚狀如體食之者不疣

### 瘤

釋名曰瘤流也聚而生流瘤種也

魏畧曰晉景帝先苦瘤自割之後會毋立儉及而瘤發及儉走

竟以自終蔡謨表曰臣先瘤腫在腰上十敬年初無患苦忽自

苦晉書曰趙王倫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畧曰尚夕宮宮西有素

衣小兒言是服刺鳥倫得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

并夫所在倫日上有瘤時以為袂焉沈約宋書曰朱齡石舅頭

頭有瘤齡石祠舅眼密狂割之舅即之死

列女傳曰齊宿瘤者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故以名焉閔王

出而女傳曰採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受之父母命採桑不教

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女以為后女死然後燕遂屠齊

跛躄

偏祐附



方言曰自閩西秦晉之間凡蹇謂之連勅畧反

周易歸妹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

禮記喪服四制曰跛者不踊身有痼疾不可備禮也左傳宣公

下曰晉侯邾克會于齊景公惟婦人使觀之邾子登人人笑放

房跛而登故笑之又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邾克恥聘於齊齊使

跛者御跛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春秋後傳曰奏攻趙急求勅于齊齊曰王必長安君為質長安

君者大後之小子也太後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后奴左師

觸就請見太后曰老臣病後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

太后體亦所苦也太後曰老婦特輦而行耳因是太后怒色稍

解乃徐說之太后從之

又曰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蹇者盤盤散行及散音平

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明日蹇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

幸有跛蹇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者頭平原曰諾

及蹇者去平原君笑曰堅子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

乎終不殺居歲餘門下容稍引去過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對

曰以之殺蹇者平原君斬所笑美人頭造蹇者人而謝焉漢書

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勢方疾大瘡非徒疾瘡又若跌盩跌脚掌盈古疾



字謂  
疾也

又曰方見天下又類辟具病痲辟足疾痲音肥風疾也痲者一方痛

又曰哀帝有痿痺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齊書曰始安王遙光字暉生而蹇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足病不得同朝列常乘人與自望賢門入遙光多忌人有飽履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為牋云智不及蔡亦忤音

唐書曰賈直言者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賜酖放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祈伺使者視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什而

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後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以自病蹇

淮南子曰寇難至蹇者告育者負而走兩人皆得其能也故使瘖者語蹇者走大失其走也

偏枯

長沙耆舊傳曰夏叔丁母憂過礼遂患風濕一脚偏枯皇甫謐表曰久嬰篤疾半身不仁右脚偏小

腫

毛詩巧言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靡無拳無勇識為亂階既微且腫爾勇伊何腫足為腫亂瘍為做





漢書賈誼傳誼上書曰方今天下之勢方大瘡一服之大幾如

十五

股失之不治必為痼疾堅失後雖有扁鵲不能為也

淮南子曰岸下氣多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